



魔书：
魂飞魄散

梦亦非 著

奇幻
空间书系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书:魂飞魄散/梦亦非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5.5

(奇幻空间书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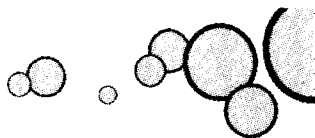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623-579-5

I. 魔… II. 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226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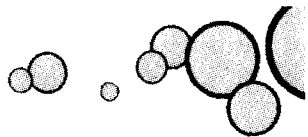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号楼	印张	7.8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187000
承印单位	郑州市毛庄印刷厂	印数	1-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5年5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579-5/I·415	定价	1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目录

●魅影重重	1
●毛虫世界	16
●岩画初现	26
●迷宫分尸	39
●深谷鬼魅	51
●魔书出世	65
●爱无代价	70
●惊闻魔城	85
●失魂漩涡	101
●死亡之吻	116
●碧城幻影	131
●幕后力量	143
●庞然大物	157
●山雨欲来	172
●碧城十二	187
●天衣之缝	203
●血光之灾	217
●魂飞魄散	230



[魅影重重]

寻找岩画的旅程刚刚开始，马原就差点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水。

十七岁的天才岩画学研究生马原受睢族研究中心之托，参加一个叫“天衣行动”的计划。他与助手小妖，在睢族向导秦歌的带领下，去睢族腹地寻找岩画。

清早，汽车沿都柳江东下。一路上，前方透明地蓝着一条窄窄的天空，群山高耸蔽日而连绵不绝，只有在出现断缺时才能见到太阳。吼叫着的江水左奔右突，惊涛裂岸，溅起如雪般的浪花。

公路是仅能容两台汽车相向而过的泥石路面。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缓慢前行，不断地下人、上人。马原坐在靠窗的一边，看着右边满目杉林贴在陡峭的山坡上，一片青幽；小妖却还靠在马原的肩上补昨晚的瞌睡。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是个网虫，每天泡网到深夜。

秦歌虽然也才十八岁，但已经是老烟鬼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。三个小时后，他问马原要不要看摩崖。

“摩崖？”马原一阵激动。有摩崖，说明睢族有在岩石上刻画的传统，意味着可能有岩画，可以说摩崖是较后的岩画，而岩画是较早的摩崖。

汽车转过一道山岭，秦歌指着窗外叫马原看。



马原看到江对岸有一块隐隐约约的红色，但看不清写的是什么。

“写的是什么内容？”他问秦歌。

秦歌却回答不出来，他从未在此下车涉江去看，只知道那是摩崖石刻。于是马原请司机停车。

汽车把他们丢在路边，拖着一条巨龙般的灰尘带扬长而去。

“过江去看看。”马原提议。

摩崖在江流转弯处的上一侧南岸，流水贴着摩崖石壁转过弯来，慢了许多。江面开阔一倍，江水涣漫开去，不深，可以涉水而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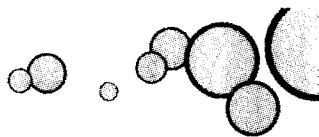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还要捉瞌睡虫，饶了我吧。”小妖打着哈欠，一屁股坐在沙滩上，“我在这里看东西。”

小妖睡眼迷离地守着电脑、画夹、旅行包。

马原与秦歌取了相机和用于拓印的炭包、白纸，高高地卷起裤管涉水而过。没有经过污染的江水缓缓地冲着腿部，凉快极了，偶尔还有小小的鱼儿冲撞过来，痒痒的。两人涉到对岸，紧贴着石壁向上游走了一会儿，便来到摩崖下面。

走近才看清楚摩崖有两幅。在路上只看到下面一幅，写的是“山高水清”四个楷书大字，为雍正八年睢州州牧孙绍武所题写，横向阴刻。马原掏出卷尺量了一下，长三点四米，宽一点八米。孙绍武还在其后赋诗：

都江南去水滔滔，
千里妖氛渐次消。
赢得今朝无个事，
闲从岩畔一挥毫。



上幅则比较暗淡，离地约六七米，没法量，大约长两米左右，宽七十厘米左右，写的是“无罣碍”三字，已看不清是何人何时所题。两幅大字每个约五十厘米见方。

摩崖下部有一条窄窄的石台，勉强可以落脚。马原仰着头照了张相，角度不对，让人不满意。但上幅的三个大字还是可以隐约地拍照下来，下幅的字则只能一个一个地拍照。

接下来，他们开始拓印下幅的字。

马原让秦歌帮着将纸摁在摩崖上，自己按着一边，用炭包捶打着。秦歌使劲地踮着脚尖，没等马原捶好两个字，手脚已经疲乏不堪，软下来，剩下马原一个人挂在壁上。

“快一点。”马原叫道。

“伙计，让我点支烟。”秦歌说。

烟还没吸两口，面朝上游眺望的秦歌已经目瞪口呆，指间夹着的烟掉进了江水中，“哧”的一声被水卷走，打火机也掉进了水中。

“喂，伙计。”马原招呼道。

秦歌这才惊醒过来，指着上游的江面，像杀鸡一样哑着嗓子叫起来：“洪水……洪水……”

马原掉转过头看去，洪水已经离他们不足二百米的距离，又黄又浊的洪水翻滚着席卷而下，浪头起码有五尺高。那雷霆般的声音已抢先而至，低沉、厚重，宣扬着洪水的声势。

“小妖！小妖！”马原的心一沉，呼喊起来。正在沙滩上沉睡的小妖一定不知道洪水的来到。她仍然伏在膝盖上沉睡，听不到马原的声音。

“手机！”秦歌急中生智。

马原立刻从腰间拿出手机，手机却没信号。山太高，信号

覆盖不了峡谷。“我们一起喊！”他急得直跳脚。洪水已经离他们不过一百五十米、一百二十米、一百米……已经闻到泥沙与鱼腥的气息。

“小妖快逃！洪水来了！小妖快逃！洪水来了……”马原与秦歌将双手合拢在嘴边大声叫喊。

小妖仍然没有听见。

九十米、八十米、七十米……洪水孔武有力地压迫而下，已经可以看见黄色的浪头夹杂着残树断枝，冲刷得两岸的草木弯下腰去，消失在浑浊中。

“小妖！小妖……”马原与秦歌已经急得省略了“快逃”二字。

小妖仍沉浸在美梦里。

洪水终于接近了马原与秦歌，预先溅来的浊浪打得他们一脸一身都是，泥沙味与鱼腥味塞满了鼻孔，滔天的轰隆声吞没掉他们的呼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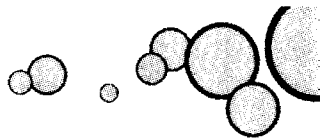
马原脚下发软，差点儿蹲在石台上。

“抓紧我。”秦歌近乎吼叫地对马原道。

马原已经顾不了小妖，左手握着照相机，右手牢牢地抓着秦歌的皮带。秦歌则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十指深深地抠进岩缝里。他知道，最可怕的是前几阵浪头，尤其是第一阵浪头最猛最高，冲卷的力量最强。

洪水终于扑近他们，淹没他们，把跌落在脚边的炭包与拓印纸也卷走了，巨大的力量冲击得他们差点脱手而去。浊水灌进了眼睛、耳朵、鼻孔，两人全泡在了水中。他们在近乎昏迷的状态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绝不能松手。但树枝却从腰际、头畔划过，几乎将人横扫而去。

洪水越过马原与秦歌，扑向对岸的小妖。



山谷里全是水声，震耳欲聋。

猛兽嗥叫般的浪声终于把小妖震醒过来。她搞不懂什么声音如此强烈，揉着睡眼，蒙眬地四顾着，“什么声音这样夸张？”她眨巴着眼睛，直到转了三圈脖子，才记起马原与秦歌，往斜对岸一看，哪里还有两人的影子，看见的只是一片茫茫大水。她顿时吓傻了。

大水离她不到二十米的时候，她才记起有逃跑这回事存在，急忙左手抓起电脑袋子，右手抓起画夹与旅行包，没命地往岸上跑。平时她是无法提起这么多东西的，但在这时候，潜能被激发出来，使得她一人就拿起了全部的东西，跌跌撞撞地向高处跑。大水离她越来越近，十米、五米……

大水把小妖冲倒在地上……

等到她有力量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却发现洪水只从膝盖以下卷过，而自己被一蓬岩杜鹃拦住，所以还有命在。于是她重新集中力气往高处走，从水边到公路上，足足走了五分钟。已经不是走，是在挪动。一到公路上，她软软地扔下东西，瘫倒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
再想起马原与秦歌的时候，小妖擦擦眼睛往对岸看去，终于看见了两颗脑袋。她更大声地哭起来，不过，这回是放心地哭。

洪水慢慢地降下它的高度，马原与秦歌终于可以露出鼻孔。淹没在洪水中有近两分钟不能呼吸，马原憋得鼻根发痛，脖子老粗，他几次差点想松手浮上去。但因秦歌没有松手，他又不得不一次次地放弃自己的欲望，他相信秦歌不浮上去自有他的道理。

秦歌好几次决定松手浮上去呼吸，但马原还在抓着他的皮带，而且他不知道马原会不会游泳，又决定坚持下去，但是他

不知道何时洪水才会下降。

洪水在几阵浪头过后，略微地松弛下来……

马原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心里模糊地想：什么最重要？呼吸最重要，呼吸就是生命。他仿佛看见了吊死鬼那因为不能呼吸而惨白的脸、血红的舌头。上吊应该是最难受的一种自杀方式，所有的上吊者一定在吊上去之后立刻后悔。马原从自身做出了这样的推断。

与马原相反，秦歌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在水中憋得他肺叶发胀，一颗心就要破胸而出，眼泪都冒出来了。虽然是紧贴着崖壁，但还是要经受洪水很强的冲击力，他的脚跟有些漂浮的感觉，而抠在石缝里的十指已经被划破，钻心地痛。

“伙计。”秦歌叫马原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马原回过神来，看着秦歌。

“放你妈的屁，怎么会没事呢？”秦歌有些气急败坏地骂道，“老子手都破了，腰都断了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凉拌！”秦歌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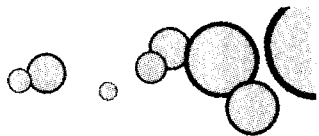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时候水才会退下去？”马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洪水降下去了。

“如果上游下的雨太大，一天两天也说不定，如果下的是急雨，几个钟头就可以消退。”秦歌说。

他们想起小妖，抬眼往对岸看，却看到小妖已在公路边上，正朝他们张望。他们大声呼叫，但水声仍然淹没了他们的声音。

“你会不会游水？”马原问。

“你不要命了？这么急的水，鱼都要淹死，哪里是人可以游的？”秦歌摇头，继而咂咂嘴，“唉，要是可以抽一支烟就好



了。”

此时他还惦记着抽烟。

时间缓慢得让马原与秦歌感觉像是过了许多个世纪，慢到对岸的小妖觉得自己快成了白发魔女。终于看见微微的红色夕光铺在水面，江水慢慢地降落，再降落……已经回到了碧绿，整个江面就像古诗中所写的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而此时不过下午3点多钟，这景象让马原觉得是在做梦，而秦歌却恶狠狠地冲着江水喊道：“日你妈的。”

可以涉水而过了。

“还好，没碰到要命的木头，不然就没命了。”秦歌死人般躺在路边，心有余悸地庆幸。

马原则已经昏睡过去，他的体力与精神近乎崩溃，一到安全处，便支持不住自己。小妖不断地抱着他的额头哭着吻着，他也不知道。

“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水，我操！”秦歌骂道。

他们不知道，这场莫名其妙的大水不过是厄运的开始罢了，接下来，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还在等着他们。

他们搭最后一班车赶到前方的古镇都江时，天上镰刀似的弯月与碎宝石般的星星早已闪亮了很久。

“找一家有电话的旅社。”小妖要求，有电话她才能上网。

“别做梦了！”秦歌讥笑道，“你又不是没来过都江。”

“人家就要上网！”小妖耍赖。

“这边远古镇的旅社怎么会有电话？”马原疲倦地背起电脑。

“没电话我不活了。”小妖不想走。

“我倒！”秦歌已经背起背包往镇中走。

“你反复地倒吧。”小妖有气无力地叫。

秦歌睬也不睬，马原却帮小妖拿画夹，疲乏地道：“倒什么倒，走吧。”

他们在古镇旅社住下来。十块钱一个人，没有单间，全是三人间；有电视，但没有淋浴和电话。小妖的嘴唇撅得可以挂画夹了，她从未与陌生人住过同一间房。好在铺盖还算是干净，没有臭脚丫味，不然小妖愿意跳楼也不愿住下来。

秦歌与马原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，不想动。

“饿了。”小妖在叫唤。

“手机给我用一下。”秦歌对小妖道。

“不给。”小妖还在生气秦歌没给她找有电话的旅社。

“那你自个儿勤奋地叫唤吧。”秦歌翻过身去继续抽烟。

倒是马原将自己的诺基亚递给秦歌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人怎么啦？老吵架。”

“我与他是天敌。”那边小妖气鼓鼓地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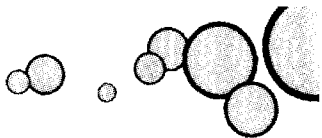
秦歌随便拨了一个号，通了，他有气无力地道：“阳痿吗？你得请我喝酒，庆祝我大难不死。”将电话还给马原，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手一挥：“喝酒去。”

马原似乎给他弄傻了，有这样让人请吃饭的吗？

阳痿大名叫杨小伟，秦歌的中学同学，秦歌叫他“阳痿”。杨小伟请他们在一个叫“一家饭馆”的小饭馆里吃黄焖狗肉，狗肉味道不错，马原礼节性地喝了一杯本地米酒，淡淡的，有点儿甜。再看小妖，却只顾吃菜，饿得她有些狼狈，狠狠地连吃了两碗饭与许多菜，方喘过气来与马原说话。

“给我喝一点。”她端起马原的酒杯就喝。

“当心传染病。”秦歌淡淡地道。



小妖“哇”地把喝下的酒喷出来，喷在马原衣服上，瞪着马原：“你有什么病？”

“我是说马原。”秦歌在旁边坏坏地笑。

小妖手中的筷子狠狠地敲在秦歌的手背上。

马原只喝一杯便微醉了，酒虽然淡，后劲却非常足。他吃了一碗饭。秦歌却与杨小伟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，好像刚从大牢里面释放出来，三年没见过酒似的。

“我们先回去啦。”小妖说。

“哦……我懂了。”秦歌拍拍自己的额头，对马原抬起被酒精烧红的双眼，他才想起小妖一直在暗恋马原。

“你……”马原也懂了秦歌的意思，尴尬地解释，越解释越不清楚，却被小妖拖出了门。

“路上小心鬼。”杨小伟在身后提醒。

饭店在老城内，旅社在新城外，中间要走很长的一段路。镇上却很安静，没有歌声，没有喧哗，可以看见远处黑黝黝的群山，蹲在镇子周围。新月已经傍山，寒鸦的叫声从镇外传来，让人觉得凉凉的，起鸡皮疙瘩。江风吹着，小妖紧了紧身上的裙子。

石板路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房，透出电视的荧光，蓝幽幽的。

马原觉得身后有人似的，回头四处看时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小妖不说话，紧紧地靠着他，身子有些发抖，便悄悄地抓住了马原的手。

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马原有些纳闷。

“嗯。”小妖乖乖地应。原来她也很温柔，尤其在这种冷寂的夜里。

前面是石级，穿过古老的南门，再走一会儿就到旅社。那高大的城门拖着一大片阴影，将石板路掩盖着，城门口长着一株高大的榕树，石板路就从树下穿过。

小妖更加害怕。

“别害怕。”马原安慰小妖，也像在安慰自己。虽然他相信世上不会存在鬼这种东西，但气氛过于冷寂，让他心里也有点发毛。

“喵——”有个声音在前面叫了一声，吓得小妖尖叫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马原问。

“有个声音，像猫叫。”小妖回答。

“瞎说，哪有什么猫。”马原未注意到。

小妖却看到一只猫蹲在前面，路旁的石头上，一只白色的猫，绿莹莹的眼睛正可怜地望着她，似乎期待着小妖把它抱起似的，它又叫了一声。小妖最喜欢猫了，这下看清楚是猫，便不再害怕，松开马原的手走过去，或者说，这只猫一出现便迷住了小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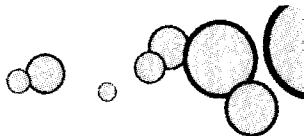
马原弯下腰去系鞋带，小妖将他的鞋带踩散开了。

落山风吹过，乌云遮住了欲坠的月亮。地面上顿时暗淡不清。江对岸，敲更雀的叫声也响起来，带着寒气的声音：当当——当——，路旁的树叶与芭蕉叶沙沙地响，在静夜里显得异常刺耳。

白猫不逃，看着小妖走近，让小妖把它抱在怀里。

等马原直起身来，小妖已经抚摸着猫向城门口走去，走在榕树的阴影下。马原纳闷：她不害怕了？

小妖非常喜欢怀中这只白猫，毛茸茸的，虽然有些凉。它乖乖地蜷在她的怀中，轻轻地叫唤着，前爪温柔地搭在她手上。



突然，小妖感觉到它变重了许多。

每走一步，小妖都明显地感觉到猫在加重，是冰凉的重，如同雪球。那猫眼睛绿得有些异样，是一种深海的绿、死亡的绿。然后，怀中的猫变大，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……小妖奇怪之极，犹豫着是不是放下它，这时她竟忘记了害怕。

树阴下，猫在小妖的怀里更重、更大，像一个白色的噩梦，散发出邪气，它几乎大得像小妖的身体，比小妖更重。那茸毛黏糊糊的，湿漉漉的，像涂着一层厚厚的败坏了的糖浆，透出恶狠狠的臭味，臭味不断变浓，熏得小妖几乎无法呼吸……

这时，马原赶上了小妖。

小妖回头对马原道：“真见鬼，这猫怎么这样奇怪？”

马原问：“猫在哪里？”

小妖转过身来，将怀中的猫朝向马原，说：“这里。”

马原说：“没有啊！”

小妖定睛往怀里再看，哪里有猫？怀里空空荡荡，只有自己的两只手做着搂抱的姿势。小妖又听到了笑声一样的猫叫，顺着叫声看去，那只水缸一般大的猫已经沿着巨大而纷乱的榕树爬了上去，并且回头看了看小妖。可是，它回过来的不是猫脸，而是一张发着惨白色微光的丑陋人脸，冲着小妖张开黑乎乎的嘴笑着，叫着：“喵喵喵……”

这回，小妖不假思索就软绵绵地晕倒了……

秦歌喝得醉醺醺的，踉踉跄跄地哼着睢族小调回到旅社时，小妖正惊恐地蜷缩在马原的被子里。马原坐在旁边喝着水，陪小妖说话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电视节目，因为这里没有闭路系统，只能收到一个台，过了晚上10点便再也接收不到。



听完小妖的复述，秦歌说：“早就听说那株大榕树上有鬼，但我不相信，认为是幻觉呢。”

“别再说鬼。”小妖的花容苍白得像月亮，声音都是颤抖的。

“日，我今晚就偏偏讲鬼的故事。”秦歌盘腿坐到床上，喷着酒气。

小妖将头缩进被子里，只露出两颗黑溜溜的眼睛。

“不用怕，有我们在，鬼不会来的。”马原对小妖说，他知道小妖不敢一个人回房间睡觉。但有她在这里，今晚他与秦歌怎么睡？

秦歌点燃一支香烟，开始卖弄他的知识：“先说鬼的性质。鬼要么是一种与人类很像的大个生物，要么是人死后的亡灵。”

“生物？”小妖觉得新鲜，第一回听说鬼是一种生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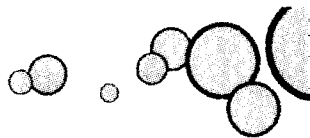
“《易·既济》爻辞上讲：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你知道鬼方是何处吗？就是这里。还有《大雅·荡》中讲：内查于中国，覃及鬼方。鬼方，也就是一种像人的生物出没的地方。如果鬼不是生物，高宗讨伐它干吗？”

天知道鬼方是什么地方？马原说：“照你这样分析，鬼还是面具呢。《魏书·獠传》上说，獠人所杀之人，美鬓髻者被剥下面皮，用竹篾编就小笼子撑着，干了之后就叫做鬼，敲鼓舞蹈来祭祀它。”

“有个叫沈兼士的人写了篇《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》，考证鬼字与魍、魁字相通，说明鬼字最初不代表后来的鬼。”秦歌又说。

马原读过沈兼士的这篇东西。

“鬼有几种形状，一种是像鸟或鳞甲形；一种是半人半兽



形，就是小妖所见的那种啦；一种是怪异人形；一种是无形。”秦歌不知从哪里考证来的。

“这就是你的人类学吗？”小妖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嘲讽。

“这回是鬼类学。”秦歌回答，接着说下去，“按照行动分，鬼可以分为五种：在亲友处游荡的鬼——你们可要当心新死去的亲戚朋友，他们会变成鬼来烦你们的；一种是吵闹不休而没有形状的鬼；一种是肢体不全而飘行的鬼；一种是光亮闪烁的鬼；一种是无影无踪消失的鬼。”

“好好玩，还有闪亮的鬼，像萤火虫一样？”小妖有点不怕了。

“如果不按行动分呢？”马原在喝第三杯水。

“我想想。”秦歌搔着头发，头皮屑雪片般飞舞。

“秀发去无踪，头屑更出众！”小妖抓住一切机会与秦歌作对，她把洗发水的广告词改动了一下。

“嗯，可以分为六种：无名厉鬼——好在小妖碰到的不是这种，不然就没命啦。《太平广记》中说，吴郡有个叫王升的人，看见朋友家的厕所里有个鬼。你说这鬼什么样子？大眼睛深耳朵，虎鼻猪牙，脸色紫而乱七八糟，直愣愣地看着王升，王升回家后就死掉了。《纪闻》上记载的厕所鬼，那才叫吓人呢！形如大猪，浑身是眼睛，出入于粪坑中，在院子里逛来逛去。”

“啊？”小妖给自己的想象吓着了。

“接着说它的类型。”马原提醒秦歌。

“嗯？我说到哪里了？对了，还有夜叉，小妖一样的母夜叉；佞鬼，佞鬼就是为虎作佞的鬼；疫鬼，带来瘟疫的；才鬼，以及情鬼。”

马原点头，说：“夜叉在印度教里，开始是一种住在半空的天神。到了韦陀末期，才成为魔鬼，翻译到中国，变成海底的